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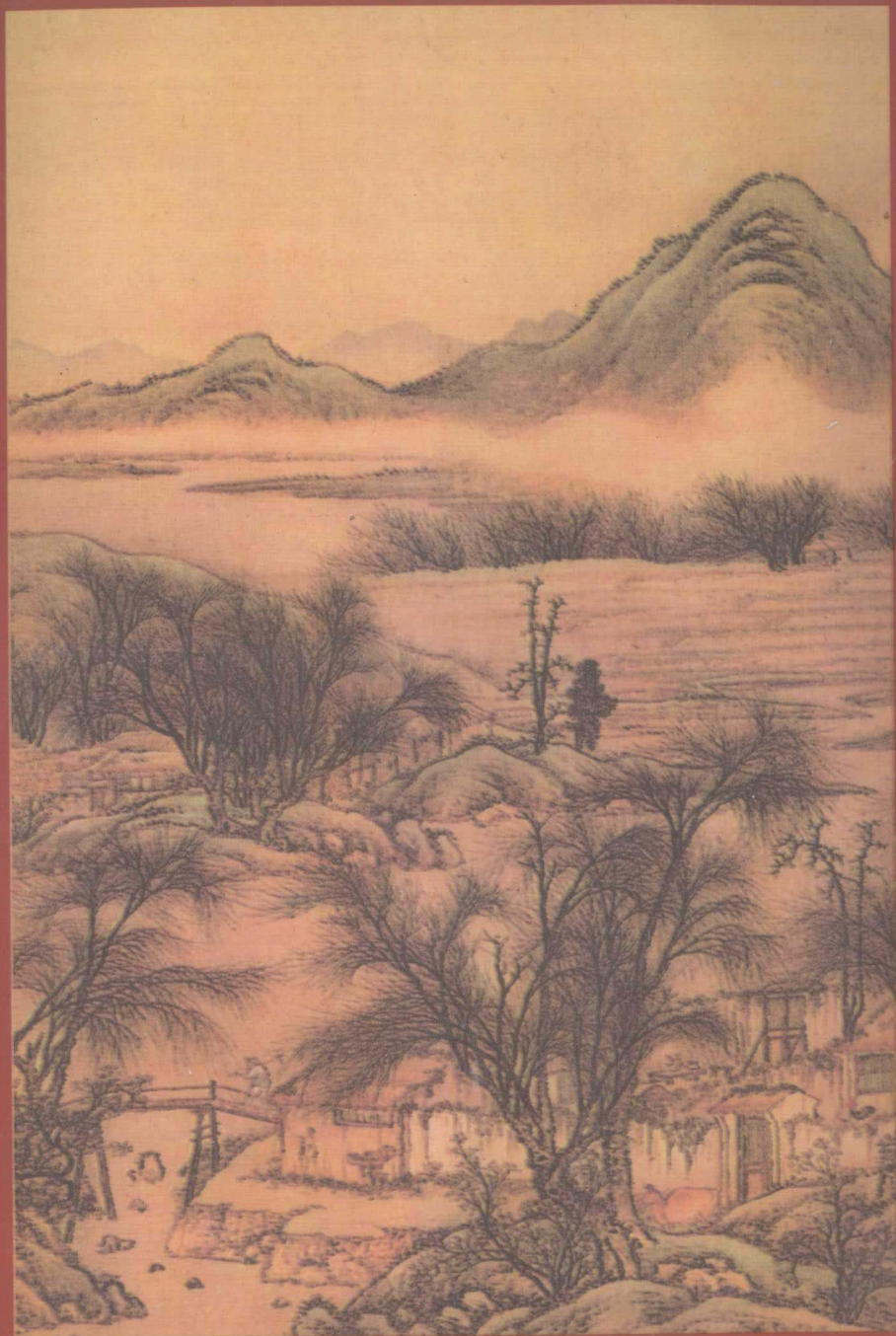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剑绝刀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 247.58

0446

1127672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剑绝刀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天剑绝刀

(上、下)

台湾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8.25 印张 4 插页 680 千字

印数:1—10000

陕版出图字 25—1996—24

ISBN7—80605—448—0/I·381

定价:38.00 元

1127672

目 录

第十七章	大显身手	377
第十八章	荒原之宫	389
第十九章	千里追踪	404
第二十章	还我自由	422
第二十一章	圣宫花相	444
第二十二章	龙剑凤掌	464
第二十三章	投柬拜山	481
第二十四章	大殿风云	502
第二十五章	天剑神威	523
第二十六章	转移阵地	542
第二十七章	掳掌门人	566
第二十八章	佛阁风云	585
第二十九章	代师传艺	607
第三十章	手刃亲仇	626
第三十一章	霓罗汉大阵	649
第三十二章	青龙堂主	676
第三十三章	追踪叛逆	702
第三十四章	直捣圣宫	729

第十七章 大显身手

长剑一起，突然向正东方位上攻去。

这时，那十二刀阵，早已组成了合围之势，左少白剑势一起，十二连环刀阵，也跟着发动，但见刀光一闪，紧接着响起了金铁交鸣之声。两柄单刀，齐齐涌到，构成了一座交叉的刀阵，挡住左少白的剑势，前后左右，刀光打闪，一片乱刀，分向左少白袭过去。

左少白长剑回旋，一招“回龙三舒尾”，一片金铁交鸣之声，震开了环攻的刀阵。

只听那白衣人冷笑一声，道：“四十八位武林高手，各集和那天剑姬侗动手的经验，研创出十二连环刀阵，挑选出天资颖悟的十二个少年英豪组成，纵然是那姬侗亲身临敌，也未必必能够破围而出，何况你左少白了。”

左少白大喝一声，长剑挥动，连攻三剑。但见那十二把寒光闪烁的单刀，流转交错，四处八方，都布成了坚守无比的刀阵，阻挡左少白的剑势。

这十二连环刀阵，果然不愧经过一番苦心研创而成的刀阵，不但配合巧妙，合集迅快，而且封挡左少白剑势的力道，十分平衡，每接一剑，都能均匀的平分两人和三人身上。

是故，左少白攻出的剑势虽然凌厉，却无法延缓十二连环刀阵的变化。

万良眼看那十二连环刀阵，确有抵制左少白天剑之能，不禁骇然，暗道：“昔年天剑姬侗以绝世无伦的剑法，纵横天下，未逢敌手，想不到武林中早已有人暗中有研创拒破天剑的刀阵，看将起来，那人在天剑沿未归隐之前，已经把天剑姬侗，列入了敌对名单，处心积虑，已历数十年，但这人是谁？”

这时，左少白手中之剑，虽未为那十二连环刀阵所制，但也无法破去刀阵，冲出围困。暂时打成了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恶斗之中，突闻那白衣人道：“紧缩刀阵。”

十二个红衣大汉，闻声一紧手中单刀，十二连环刀阵由主守变成主攻，刹那间刀光如雪，由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这是一场奇怪凶恶的搏斗，以那生死判万良见识之广也看的目瞪口呆。原来那十二个红衣大汉，竟能分出两种不大相同的刀法。那翻飞不停的刀光中，分出了两种不同力量。每一柄攻向左少白的单刀，都有两柄单刀，先行封挡住左少白反击的剑势。凌厉的刀风中，响起一片不绝于耳的金铁交鸣之声。

十二连环刀阵越转越快，刀阵也越缩越小。纵横江湖数十年从未通过敌手的天剑，似是遇上了克星。

左少白手中的剑势，已然被连环刀阵压制逐渐缩小，但天剑剑法，封守严谨，十二连刀阵的威胁虽强，但一时之间，也无法胜得左少白。

万良看了一阵，心中也不觉急了起来，叫道：“左兄弟天剑受制，何不施展绝刀突围。”

左少白也被那十二连环刀阵，诡异、凌厉的攻势逼得有些施展不开，心中大感焦急，听得万良呼叫之声，心中突然一动，暗道：“不错，情势如此危迫，我何不施用刀法克敌。”

心念转动，突然大喝一声，疾出之剑，挡开一阵乱刀，剑交左手，右手握着刀把，大喝一声，古刀出手。刀光闪动，响起了一声惨叫。十二连环刀阵的压力，突然减少了很多。

万良高声说道：“左兄弟，既是大仇已结，杀一人和杀十人有何不同？”

左少白还刀入鞘之后，东首一个红衣大汉，才一跤跌倒地上，由腰间中分为二，鲜血流满一地。原来，左少白出刀太快，生生把那红衣大汉拦腰斩作两段，直待左少白还刀入鞘，挥剑拒敌，那大汉尸体方才倒了下去。

十二连环刀剑妙在那佳妙的配合，丝丝入扣，天衣无缝，十二把单刀的变化，有如一刀一般的随心。

如今杀了一人十二连环刀阵，少去一个环节，全阵的变化受到甚大的影响。

那天剑妙绝一代，数十位武林高手，究数十年的心力，研创这一套破拒天剑的刀阵，十二连环刀形成一座严密铁壁，封拒住天剑

锐锋，如今十二刀少了一个，有如铁壁破洞，天剑锐锋，破壁而出，剑光闪闪，登时把十一个红衣大汉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

白衣人轻轻叹息一声，自言自语他说道：“千古绝剑，环宇一刀，两般绝技，宠聚一身，唉！只怕君主一番心血，又白费了。”他有感而发，自言自语，说的声音十分低沉。

万良凝神倾听，也不过听得一句，只觉心中一片茫然，想不起武林中有何人，当得君主之称。正自用心推敲之间，又是一声惨叫传来。

凝目望去，只见又一个红衣大汉，手中单刀落地，仰身倒栽地上。刀由左肩而下，生生切成两半。

震世骇俗的两刀，不但使那余下的一个红衣大汉，不敢再挥刀攻击，连那白衣人也瞧的呆在当地，良久之后，才长长叹息一声，一挥手中蛇鞭，道：“你们可退回去了。”

一个红衣大汉应了一声，齐齐转身而去。

白衣人举手一挥，道：“天剑绝刀，果是名不虚传，本座今宵，算是开了眼界。”说完，转身欲去。

左少白还剑握刀，冷冷喝道：“站住！”

白衣人回过身子，道：“阁下还有话说。”

左少白道：“你可要一试霸刀？”

白衣人道：“已然目睹高明，不用再试了。”

左少白道：“兄台如想免试霸刀，只有一策。”

白衣人道：“请教高见。”

左少白道：“放回我那位高兄弟。”

白衣人冷笑一声，道：“你是威胁我？”

左少白冷冷说道：“你放是不放？”右手一翻，握着了刀把。

明亮的火光下，只见那白衣人覆面白纱，无风自动，显然，他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激动。

紧张的沉寂，延续约一盏热茶工夫，白衣人突然回过头去，高声说道：“放了那姓高的。”

但闻数丈外暗影中，有人应了一声，紧接火光一闪，又亮起了一盏灯笼。

两个黑衣劲装大汉，一人执灯，一人执刀，押着高光行了过来。高光衣袖破裂，满脸困倦之容，显是吃了不少苦头。

左少白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弟吃苦了。”

高光回顾了身后两个黑衣大汉一眼，道：“这点苦头，兄弟还撑得住。”

左少白右手缓缓松开刀把，目注那白衣人，冷漠地说道：“阁下可以走了，但愿从今之后，咱们别再相见。”

白衣人道：“本座未料到天剑、绝刀，竟能宠集于一人之身，今宵之辱，本座当牢记心头……”

突然，转过身子，高声喝道：“走！”当先举步而去。

那高举纱灯的大汉，紧随在那白衣人的身后，急急行去，行约十丈，灯光突然熄灭，隐失于夜幕之中不见。

万良缓步出室，扶住高光问道：“受了伤吗？”

高光道：“一些皮肉之伤，算不得什么。”

万良仰天长长吁一口气，道：“盲哑二女，想以火号传讯，但那火势正旺之时，突然熄去，定是遇上什么变故，唉！但愿她们两姊妹安然无恙才好。”

语声甫毕，遥闻数丈外暗影中，传过一个甜美柔和的女子声音道：“多谢老前辈的关心，晚辈姊妹幸而无恙。”

暗淡星光下，只见两个长发披垂的少女，手握手行了过来。

二女来势甚快，片刻，已到了茅舍前面。

哑女范雪仪目光转动，望着几人，嫣然一笑，那盲女却接口说道：“幸而诸位都安好无恙，如是有了什么损伤，都是贱妾计谋不周之罪。”

左少白道：“纵有伤亡，也不能怪到姑娘身上。”

范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敌势如此之大，实出了贱妾的预料之外。”

万良哈哈一笑，接道：“敌势虽大，但咱们却是大获全胜，这一战虽然未能使他们全军覆没，但却使他们落荒而逃。”

范雪君道：“舍妹告诉我说，左相公出刀如电，每击必有人横尸当场。”

万良道：“我那范兄，就没有告诉过你们吗？那是纵横天下的一刀。”

范雪君道：“可是向敖的断魂一刀吗？”

万良道：“不错啊！我那范兄早已告诉过你了？”

范雪君道：“先师在世之日，曾经为我们姊妹讲说天下武功，谈过姬侗、向敖。”

万良道：“两位姑娘，到这里很久了吗？”

范雪君道：“不错，我们在山上点起火来，而且故意使那火光分出很多复杂的形态，分散了敌人注意，乘机 and 舍妹悄然潜回此地。”

万良道：“原来如此，老朽初见那火光之时，还误认是两位姑娘的传讯之术呢？”

范雪君道：“咱们到房中谈吧！”

二女并肩而行，进入了茅舍。范雪君虽然双目皆盲，但在范雪仪相助之下，行动轻灵迅快，毫无盲人迟缓犹豫。

范雪君仪手从一张木案上摸出了火折子，燃起火烛，顺手牵过来一双木椅，扶住姊姊坐下，自己却退到姊姊身后站着。

范雪君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道：“妾身大胆作一断言，强敌既已全部撤走，咱们也不用多所顾虑了。”

万良道：“经他们这一扰，只怕还要延迟两位姑娘的行期。”

范雪君凝目思索了一阵，道：“贱妾原想在恩师灵前奠拜一番，守灵三日，也好借机会思索三日，再作决定，但此刻形势演变，愚姊妹经过了一番商量之后，此地已难再住下去，决定立刻动身。”

万良道：“我那范兄挟绝世才华，却未能在人间做一番事，他在临终之前，能把一身所学传诸两位姑娘，定然对两位寄望深远，但愿此行，两位姑娘能够大展宏才，扫除江湖妖气，使数十年来充满着阴沉、诡异的武林，得以重见天日，上不负我那范兄传艺苦心，下不负一身所学。”

范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寄望如此之高，倒叫我姊妹们有些汗颜了，唉！愚姊妹天生残缺，虽有良师教诲，成就也是有限，只怕有负诸位寄望了。”

万良哈哈一笑，道：“别人不知我那范兄才气，老朽却是知之甚详，信之最深，两位姑娘得他传授，再加上左兄弟身兼当世刀、剑双绝奇技，相辅相成，必可大展鸿才，为武林放一异彩。”

范雪君道：“老前辈不用夸奖晚辈，但得晚辈力能所及，必将尽我心力就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地已成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咱们也该动身了。”

万良道：“两位姑娘请收拾一下，俺们在茅室外相候。”当先举步而出。

左少白等鱼贯相随身后，出了茅舍。

黄荣低声对万良说道：“老前辈，二女残缺，行动不便，要得想个法子，给她们找个代步才行。”

万良道：“不错，老朽亦有此意。”

黄荣道：“姊盲妹哑，不宜骑马，最好能给她们找车代步。”

谈话之间，盲哑双姝已然缓步出了茅舍。两人行囊简单，每人只提了一个小包袱。

范雪君始终走在姊姊身侧，她伸出右手，搭在妹妹肩上。

万良轻轻咳了一声，道：“范姑娘，老朽有一句不当之言，说出来，还望姑娘不要见怪才好。”

范雪君道：“老前辈有什么话，尽管请说，愚姊妹洗耳恭听。”

万良道：“姑娘目难见物，行动不便，不知用何物代步才好？”

范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贱妾自幼如此，早已习惯了。”

黄荣道：“此行路途遥远，不知要哪年哪月，停留何处，姑娘最好还是选用一个代步。”

范雪君沉吟了一阵，道：“好吧！诸位这般盛情款款，贱妾如再推辞，那是不知抬举了。”

万良道：“西行二十里，有一座千户大镇，镇上有车马可雇，咱们到得镇上之后，再为两位姑娘雇一辆马车代步如何？”

范雪君道：“此事任凭老前辈等做主……”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贱妾初入江湖，毫无经验，双目皆盲，难以见行，虽蒙推重，心中更是惶惶难安，但贱妾推想，此行途中，必有强敌袭击，舍妹虽然可以传讯于我，但恐她见闻难周，最好诸位能把敌情识见，转告贱妾，贱妾也好预作料断。”

这短短两日的时光，她似是豪气大增，竟有了和敌一决胜负之心。

万良道：“这是自然。”

黄荣回顾了高光一眼，道：“兄弟，还能行得路吗？”

高光一挺胸，道：“区区一点皮肉之伤，算得什么？”

黄荣道：“好！咱们开道。”

高光一对判官笔，早已被人搜去，赤手空拳的一挺胸、大步向

前走去。

左少白拔出长剑，道：“三弟，带着兵刃。”

高光回身接过宝剑，和黄荣并肩而行。二十余里，在几人的脚程下，自是算不得什么，不足一个时辰，已然到了镇上。沿途之上，竟是平安而过，未再遭遇施袭截击之人。

万良找了一家客栈，几人歇宿一夜，次日天亮，招来店家，重金选购了两匹健马，和一辆坚车，换上车篷。高光定制一对兵刃，到几人动身赶路，已是太阳偏西时分。万良手执长鞭，坐在车前，亲自为二女驾车。

出得镇店，入了官道，左少白突然想到此行总该有个去处才是，回顾了万良一眼，道：“老前辈，咱们要到哪里去呢？”

万良道：“少林寺。”

左少白道：“到少林寺去做什么？”

万良哈哈一笑，道：“左兄弟，你的身世已明，白鹤门的后人重出的事，只怕早已哄动江湖上，自是不用再掩遮行藏。”

左少白道：“那少林寺掌门人一痴大师，曾在衡山回雁峰亲自出手，和我较量了掌力，如是咱们找上少林寺去，那如何肯予接见？”

万良道：“他不肯接见，难道咱们就不会闯上去吗？”

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目下江湖复杂万端，门户纷歧，勾心斗角，但你们白鹤门却仇满江湖，恨尽武林，别说兼得天剑、绝刀之长，就算你身具千古以来所有高手奇技，你能不能杀尽九大门派，和四门、三会两大帮中之人呢？”

左少白道：“我只要刀诛元凶，以慰父母在天之灵也就是了，岂肯迁怒武林，造劫江湖。”

万良道：“是啊！那元凶是谁呢？”

左少白道：“那夜聚会在回雁峰上的四大门派，都该列入可疑之内。”

突然篷车内传出范雪君的声音，道：“千夫指者，未必就是可杀之人……”

万良伸手在脑袋上拍了一掌，道：“车中现有一位女诸葛，咱们却不知请教。”

范雪君道：“不敢当，如贱妾尽知内情，或许有一愚之见。”

她言词虽然谦虚，但口气信心似越来越强了。

万良道：“我们千里迢迢，请出两位姑娘，大半为此，岂能不尽所言。”

当下把白鹤堡被屠往事，左少白随父母流亡八年，越渡生死桥，得承天剑、绝刀衣钵，回雁峰上四大门派布陷阱，四戒大师石洞说情由，左少白误入正义老人之墓，得到了正义金刀，尽其所知，很仔细的说了一遍。左少白又随时插口补充，把经过情形，说的是点滴不遗。

范雪君一直静静的听着，有时扬起纤手，微微挥摇，让两人停住，凝目思索一阵，再让两人说下去，但她始终未插一言。

她动作优美，更是动人，万良和左少白述说往事，她虽然未插一言，但她听话的神情，却有甚多的变化，有时微笑颌首，有时皱眉苦思。

万良只瞧得心中暗暗叹道：好一个天生尤物，如若她双目不盲，但凭这撩人的姿色笑容，就可在武林掀起一阵滔天的风波，可是上天偏偏使这位无处不美的姑娘，盲去了一对眼睛。往事冗长，说来足足耗去了万良和左少白一个时辰，说完了那复杂、惊险、纷乱的往事，已是暮色苍茫时分。

这是一团乱丝，万良侃侃说完经过，自己却感觉，茫无头绪，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才是。篷车中突然间沉静下来，只有辘辘的轮声，划破了沉寂。

大约一顿饭工夫之久，夜幕已垂，繁星隐现，才听那范雪君长吁一口气，道：“好一段复杂的往事，风波江湖，险恶人心，当真是一点不错。”

万良道：“白鹤堡被屠之事，说起来，应该是仇踪遍地，但仔细想去，元凶、主脑，却又是无法捉摸。”

左少白道：“最是在下不解，该是那衡山回雁峰上的四大门派的首脑聚会，似乎是预布陷阱，等待入网。”

范雪君道：“他们等待的不是你，你是赶巧踏入了他们的陷阱。”

左少白道：“不是等我，那又等待何人？”

范雪君道：“你们提过的那黑衣剑主。”

万良沉吟了一阵，道：“不错，不错。”

范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听你们述说这十年来的江湖情况，和白鹤堡被戮惨事，应该是脉络而下，但它却是个个分立，互不相关，贱妾虽然想到一些可能的原因，但其间有着无数的疑问不明，只有日后逐渐求解，或可找出元凶，一时间，急也无用。”

万良道：“老朽亦是觉着其事经过，有如万马乱蹄，很难找出一点痕迹……”语声微微一顿，道：“老朽这登上少林的打算，不知是错是对？还望姑娘指点一二。”

范雪君道：“老前辈足智多谋，岂能有错？”

万良哈哈一笑，道：“贤侄女，不用往我老头子脸上贴金了，还是说出来你的高见。”

范雪君微微一笑，道：“贱妾之见，如其直登少林，还不如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

万良道：“如何一个疑法呢？”

范雪君道：“咱们传言出去，左少白要上少林寺，质问昔年白鹤堡的恩怨，但咱们的马车，却直奔武当山去。”

万良道：“对！给他们声东击西。”

范雪君接道：“近得武当山之后，咱们再折向少林寺。”

万良道：“这是为何？”

范雪君道：“要他们揣摸不透咱们的用心何在。”

万良道：“以后呢？”

范雪君道：“敌势强大，不乏武功高强和智谋之士，贱妾已不敢全盘料断，以后的事，只有随机应变了。”

万良抬头看天色，一钩弯月，破云而出，已经快到初更时分，当下说道：“贤侄女，咱们可要连夜赶路吗？”

范雪君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万良道：“将近初更。”

范雪君道：“好！咱们在二更之前，找一处停身之处……”

语声微微一顿，道：“那地方最好是一片荒林郊野，易守难攻。”

万良道：“好！”长鞭一挥，啪的一声，篷车陡然加快，向前奔去。

左少白、黄荣、高光，三个人分随在篷车两侧，放腿追赶。疾转的车轮，划破了夜的沉寂。

有着丰富江湖阅历的万良，似乎对二女有着无比的信心，一面扬鞭驰车，一面流目四顾。

高光紧行几步，追到黄荣身后，道：“二哥，深更静夜，前不见敌踪，后无追兵，这等急如丧家之犬的奔跑……”

话未说完，突闻蹄声得得，由身后传了过来。回头看去，月光下只见四匹快马，急如飘风一般，追了过来。

高光怔了怔，道：“果然有人追踪。”

篷中传出来范雪君娇甜的声音，道：“车后有人追来吗？”

左少白应道：“四匹快马。”

范雪君道：“好，放缓篷车。”

万良陡然一收缓绳，疾行如飞的马车，突然间缓了下来。那四匹奔行的快马，也随着缓行的马车，慢了下来。

左少白道：“他们也慢了下来。”

篷车中又传出范雪君的声音，道：“他们这般急急的暴露行迹，又出了妾身的意料之外，看将起来，对方主脑人物，倒是一位才学非凡之人。”

万良道：“难道他们想今晚动手？”

篷车中沉吟了一阵，又传范雪君的声音，道：“除非他们已有着周密的布置和必胜的把握，决不会冒昧出手……”语声微微的一顿，接道：“这附近可有停车之处？”

万良道：“东方里许外，有一座突起的山岗，或可找一处停车所在……”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凄厉的长啸声，打断了万良未完之言。

万良一收手中缰绳，篷车完全的停了下来，道：“看样子，咱们已陷入了他们埋伏中了。”

范雪君长长叹息一声，道：“除了咱们行车的大道之外，两侧是什么所在？”

万良道：“无坎田野。”

但闻轮声辘辘，两辆篷车，分由前后驰来。

万良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道：“两位姑娘小心，咱们已陷绝地，前后都有马车驰来。”

范雪君道：“咱们得早些走避，不可和那马车相触。”

说着话，探手入内，一把抓住了妹妹，双双跃出马车，直向田野中奔去。

万良道：“老朽开道。”抢在二女前面。

高光取出双笔，黄荣拔出长剑，分护左右两翼，把范氏姊妹拥在中间。

左少白道：“我断后，二弟、三弟，分护左右两翼。”说话之中，已翻腕拔出长剑。

前后马车，来势奇速，片刻间，已然到了范雪君等马车停留之处。但闻一阵马嘶之声，火光闪动，轰然一声大震，几匹健马，齐齐倒到血泊之中。敢情前后两辆马车之中都装着火药、桐油，互撞之下，三车俱焚。

高光回望着那熊熊的火势，和那残肢断腿的健马，心中泛起来一股凉意，道：“好恶毒的办法！”

范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敌人志在必得了。”

连那久走江湖的万良，也看的心中暗自震骇，道：“老朽走了数十年的江湖，倒是第一次遇上施展此等手段对敌。”

范雪君道：“贱妾听到有马车前后冲来，就想到他们可能施展此等恶毒手段，果然不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这是一段充满凶危的行程，只怕是难免要有几场恶战。”

左少白还剑入鞘，凝目望去，那四个骑马大汉，早已走的不知去向，当下说道：“他们千计百谋，志在我左某一，如若我左少白不和诸位走在一起，也许诸位可平安无事。”

范雪君嗤的一笑，道：“此刻咱们在场之人，都已是他们追杀的对象，纵然没有左兄，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了。”

万良道：“有此一惊，倒也使咱提高甚多警觉之心，此后，小心一些就是。”

范雪君道：“事情已经过去，也不用再谈它了。”

但闻万良说道：“咱们此刻该何去何从？”

范雪君沉吟了一阵道：“贱妾之意，眼下第一要务，应首先扩充实力，几位虽然武功高强，但还要保护贱妾等姊妹两人，只怕是兼顾难及。”

万良道：“不错，但困难的是一时间到哪里去找一批志同道合的武林高手？”

范雪君接道：“目下需人殷切，要说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只怕是困难万端，贱妾之意，不如暂时收服一批武林同道，也好助各位

一臂之力。”

万良呆了一呆，道：“咱们自下处境，有如陷身重围，凡是接近咱们的武林人物，都可能是和咱们为敌之人。”

范雪君道：“为什么不可以借用敌人之力，供我驱使。”

万良道：“这，这等事谈何容易？”

范雪君微微一笑，道：“这办法无以名之，如若说一定有，那就说它叫‘以毒攻毒’吧。”

万良道：“好一个‘以毒攻毒’之策，但不知姑娘要如何安排？”

范雪君道：“先师由瑜珈功中，参悟出了一种武功手法，只要能使敌人闭封起几处穴道，就可以使他浑然忘我，为我所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困难的是，贱妾双目皆盲，武功又难和武林中高手为敌，施展那手法之前，必得生擒那人。”

左少白道：“败敌容易，生擒甚难。”

范雪君道：“咱们只要能制服他十个八个，暂时就可以住手。”

左少白心中暗想：暂时能制服他们十个八个，这口气未免说的太大了，口中应道：“击败一人，只怕强过他一掌，就可以胜得。”

范雪君道：“生擒一人呢？”

左少白道：“生擒一人，武功要倍数算之。”

范雪君道：“为什么不在我们存身之处，布几处陷阱，让他们自投于罗网之中。”